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一  
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七

周敬王十有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王使人殺王子朝于楚。

於越入吳。

於越猶言邾婁荀子有于越作于越者非

陳氏曰向曰越人今日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

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后越入中國會于瑱也越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

魯陽虎囚季孫斯。



左氏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大誣。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

楚子入于郢。

左氏曰。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將嫁季芊。季芊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妾鍾建。以爲樂尹。

燕平公卒。簡公立。

魯曾參生。

十有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寇胥靡等六邑。晉人入戍。城胥靡。冬。主處于姑  
蕓。

左氏曰。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  
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晉閻沒戍周。且城胥  
靡。天王處于姑蕓。辟儋翩之亂也。

十有七年。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單子。劉子。敗尹氏  
於窮谷。

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氏曰。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  
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  
之。○陳氏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

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齊國夏伐魯西鄙。

左氏曰：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王入于王城。

左氏曰：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王入于王城。

十有八年。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孟。

曹靖公卒。子伯陽嗣。

陳懷公卒于吳。國人立其子越。是爲閔公。

史記曰：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歸而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魯陽虎攻三家，弗克，奔齊。

左氏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



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  
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  
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  
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備諸。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  
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  
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  
陽虎爲政。違之徵死。桓子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  
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  
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  
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  
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

門之內。又戰于棘下。陽虎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入于謹。陽關以叛。明年。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之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魯必不齊生。



十有九年公山不狃召孔子欲往不果

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張氏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爾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履祥按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

蓋大夫昨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為名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夫而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已私為之。非真可與有為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

魯用孔子為中都宰。

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何但魯國而已哉。

鄭獻公卒。子勝嗣。

是為聲公。

秦哀公卒。孫嗣。

是為惠公。

魯閔損生。

二十年魯以孔子爲大司寇。相魯侯。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鄆。謹龜陰田。

史記曰。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齊大夫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左氏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



喬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史記曰。**景公歸。謫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二十有一年宋公寵向魍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樂大心皆叛。

二十有二年魯墮郈及費墮成弗克。

左氏曰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諫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及齊師圍郈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駟赤謂侯犯以郈易於齊必倍與子地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

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郈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史記〕曰。孔子言於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左氏曰〕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履祥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  
爲大司寇。爲其議事交鄰可爾。土地甲兵固皆三家有  
也。縱墮三都。三都之民。豈遽爲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  
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郕  
叛。二子自以爲患。故墮之。易爲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  
成固未易墮矣。成之不墮。當時家臣知有其家。不知有  
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久於其位。安  
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爲。則雖不墮成亦可矣。孔子  
用於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三年有  
成之說。無乃已虐乎。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此爲授之  
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爲之用哉。  
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二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  
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爲見行可之仕。  
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  
於魯則未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  
以反侵疆。誅正卯。墮三都爲誇。皆未知孔子亦非知事  
者。勢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氏曰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不可邴意茲曰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履祥按齊故霸國也晉失霸則齊可以霸矣而其君輕率如此齊之所以不能復霸與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趙鞅歸于晉

左氏曰晉趙鞅謂邴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舍諸晉陽

十一年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家鞅置之邴鄆今欲徙著己邑

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  
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  
立。遂殺午。趙穆涉賓以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  
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  
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  
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  
以我說。趙孟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  
父嬖於知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  
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  
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